

《比海還深的地方》

角色 (出場序)

老林如月 (1999 年) : 1925 年出生，喜愛繪畫，嫁給茶行當小老婆，有兩子一女。

謝雪：十五歲，謝國興最小女兒，不愛讀書、好玩、孩子氣。(與年輕林如月為同個演員)

阿霞：林如月好友，喜愛畫畫。

阿火：三井悠真同學，喜愛畫畫，受日本教育的台灣人。

三井悠真：一九二四年出生，父母皆為日本人，與林旺冬就讀同所學校，喜愛畫畫、喜歡如月。

林如月：1940 年及 1943 年，1925 年出生，鳳山公學校畢業，喜愛繪畫，不擅讀書，在家自學

，喜歡三井悠真。(與謝雪為同一個演員)

陳水：一九零四年出生，助產士，一九二四年生下林旺冬，一九二五年生下林如月，先生一九三一年過世。(參考角色：陳何女士。)

林旺冬：1924 年出生，林如月哥哥，目前就讀高雄中學三年級，媽媽希望他能赴日讀書。

謝國興：1955 年出生，老林如月最小兒子，與哥哥經營茶行，有兩子一女。

三井翔平：三井翔平：三井悠真兒子，與謝國興同年紀。

阿芬：阿芬：謝國興妻子。

序場

光束打在大合照上。（照的是林如月、謝雪、謝國興、阿芬、三井翔平）

所有演員以中性的姿態由觀眾席門口進。

以下台詞由演員輪流說。

*除了敘述台詞皆為台語發音。

敘述：比海還深的地方。

敘述：一個未知的地方。

敘述：比海還深的地方。

敘述：一個因為現實因素無法抵達的地方。

敘述：比海還深的地方。

敘述：一個人們渴望嚮往的地方。

敘述：比海還深的地方。

敘述：一個遙遠的地方。

敘述：比海還深的地方。

敘述：一個走了很久很久的地方。

演員下。

燈光轉換。

第一場：1999 年，冬。

*以國語發音

老林如月進，她嘴裡哼著雨夜花，她打量著環境，露出微笑。

謝雪拿著一箱東西進。

謝雪：阿嬤。

林如月：爸爸呢。

謝雪：還在拿東西，媽媽說她剛出門要過來了。

謝雪把箱子放在桌上。

頓。

謝雪：我幫你拿出來了喔

林如月點點頭。
林如月從箱子裡拿出大大小小的畫本。

謝雪：畫本我幫妳放這邊好不好。

謝雪走向櫃子，將畫本放上。
謝雪走回桌上拿出箱子裡的東西。

謝雪：阿嬤，所以妳為什麼要搬來這裡？

老林如月：阿嬤以前住這裡啊。

謝雪拿出一個鐵盒。

謝雪：我怎麼沒有看過這個鐵盒，也太舊了吧。

謝雪看了林如月一眼。

謝雪：裡面是什麼。

謝雪將鐵盒打開。
謝雪從鐵盒拿出布袋戲偶跟一幅包裝好的畫。

謝雪：這是什麼啊？

謝雪拿起包裝好的畫。

謝雪：可以拆嗎。

謝雪將畫拆開。

謝雪：是我誼，可是為什麼穿得這麼奇怪……

頓。

謝雪：阿嬤……這個是妳嗎……

老林如月微笑點點頭。

謝雪：那我也跟妳長太像了吧……

頓。

謝雪：我要拿給爸爸看。

謝雪走向門外。

謝雪：爸爸！

謝雪下。

老林如月看著手裡的布袋戲偶。

日本軍歌《榮耀的軍伕》漸進襯底。

第二場：1940年，春。

投影：改變。

*除了敘述台詞皆為台語發音。

飾演阿火、阿霞、三井悠真的演員以中性進。

林如月仍然坐在椅子上。

以下敘述台詞將由飾演阿火、阿霞、三井悠真的演員分擔。

敘述：一九四零年。

敘述：日本統治臺灣第四十五年。

敘述：皇民化運動第四年。

敘述：日本政府公佈臺灣人改姓名辦法。

敘述：臺灣歌曲《雨夜花》被改為日本軍歌《榮耀的軍伕》。

敘述：(台語)雨夜花，雨夜花，受風雨吹落地，無人看見，每日怨嗟，花謝落土不再回。

敘述：(日文)赤い襷に譽の軍夫うれし僕等は日本の男。

眾人坐下，等仍然保持中性。

《榮耀的軍伕》漸收，演員進入角色。

老林如月看了一下眾人後下場。

燈光轉換。

*以下對話以台語發音。

阿火：肩上披著紅色的彩帶，當上軍伕的我感到很榮耀，日本男兒的我們都非常的興奮。

阿霞：你是在說什麼。

阿火：沒啊，我只是覺得，雨夜花改成這樣，好奇怪。

林如月出。

林如月：吃水果喔。

林如月坐下。

眾人吃水果，

阿火認真練習唱《榮耀的軍伕》。

阿霞：好了啦，不要再唱了，真的很難聽。

阿火：啊老師（日文）就說要練啊。

阿霞：但是你也唱得太難聽了吧。

阿火：哪有啊，（一個日本名）唱的人才難聽吧，老師（日文）還給他那麼高分。

阿霞：廢話，因為他叫（一個日本名），不叫蔡火爐。

阿火：你怎麼這樣說，我也很認真啊。

阿霞：不跟你說了啦，我要先回去了。

阿火：欸，你不是說要陪我去 /

阿霞：好啦好啦。

阿火：三井（日文），你要一起去嗎。

三井悠真：沒關係，你們 /

阿霞：哎呦，阮自己去就好了，（小聲地對阿火說）你是看不出來喔。

阿火：你說話幹嘛那麼小說。

阿霞：走啦，三井（日文），阿月，那這樣明天就在畫展辦的地方見喔。

林如月、三井悠真：好啊。

阿火：三井（日文），你真的不一起去 /

阿霞：走啦。

阿火阿霞下。

林如月：原本的雨夜花比較好聽。

三井悠真：是嗎，我比較喜歡日文的。

林如月：台語的最好聽。

陳水從廚房走了出來。

陳水：麵線煮好了喔。

三井悠真：原來是麵線的味道，好香喔。

陳水：阿霞跟阿火呢？

林如月：他們先回去了。

陳水：下次叫他們留下來一起吃啊。

陳水走到兩人旁。

陳水：畫的如何？

林如月：還差一點點就畫完了。

陳水：色料還夠吼？

林如月：有啦。

陳水：好啦，不然你們慢慢畫，我先來去煮飯。

林如月：嗯。

陳水下。

林如月見陳水下，把小林躋造的畫放到一邊，拿出另外的畫本。

林如月：如何，好看嗎。

三井悠真：當然好看啊。

林如月：你覺得這朵會很奇怪嗎。

三井悠真：不會，我感覺很好呀。

林如月：我好想去嘉義，聽說阿里山的花都很漂亮。

三井悠真：那哪有什麼，日本的花才漂亮。

林如月：你又看過日本的花喔？

頓。

三井悠真：我聽我豆嚟跟卡嚟說的，反正日本就是那樣。

林如月：我阿兄這麼聰明，以後也會去日本讀書呀，他還說他放假要帶我跟阿母去內地玩。

三井悠真：我也可以帶妳去啊。

林旺冬進。

三井悠真：阿冬！你回來了喔，我們剛好 /

頓。

林旺冬：三井怎麼會在我們家。

林如月：他來幫我改圖啦……

林旺冬：我有事情要跟妳說。

頓。

三井悠真：那不然，我先回去……

林如月：嗯。

三井悠真下。

林如月：你是怎麼了。

林旺冬：沒有。

林如月：那你幹嘛愁著臉。

頓。

林如月：學校喔？

林旺冬：嗯。

林如月：是怎樣？

林旺冬：沒事啦。

頓。

林旺冬：對了，你不要跟三井走那麼近。

林如月：為什 /

林旺冬：他是日本人。

林如月：你怎麼突然說這個。

頓。

林如月：我們都認識這麼久了……

林旺冬：那又怎麼樣。

陳水拿著碗湯匙出。

陳水：三井走了喔？

林如月：阿母。

林旺冬：阿母。

陳水：回來了喔。

林旺冬：嗯。

陳水：湯還沒好，再等一下。

林如月：好。

陳水：啊，幫我把那桶拿去後面。

林如月：那是什麼。

陳水：我等一下再處理。

林如月好奇翻了翻桶內。

林如月：那是阿兄的布袋戲偶欸。

陳水沒有回應。

林旺冬：那是要做什麼。

陳水：對了，我今天有買衣服給你們。

陳水走進房內拿出兩件日式衣。

陳水：阿冬。

陳水將衣服遞給林如月，
再幫林旺冬穿上。

林旺冬：為什麼要放在桶子裡。

陳水：你不是說要跟阿火一起去日本讀書嗎，你要認真一點，才能跟你阿爸一樣。

陳水調整林旺冬的衣服。

林旺冬：那是阿爸給我的。

陳水：等下吃飽就去看書。

陳水打量阿冬。

陳水：有啦，有像日本人。

林旺冬：我是臺灣人。

林旺冬把陳水手撥開。

陳水：你是日本人。

林旺冬：我是台灣人。

陳水：你是日本人。

頓。

林旺冬：不要忘記，阿爸當時是怎麼死的。

陳水：你知道你在說什麼嗎。

林旺冬：我們永遠都不會變成日本人。

頓。

陳水：我是為你們好。

林旺冬：為我們好？

頓。

林旺冬：妳知道那些日本人是怎樣對待台灣人的嗎？

頓。

林旺冬：憑什麼日本人打台灣人還可以好好的讀書。

林如月：阿兄……

頓。

陳水：好，都不要讀，學校也不用去。

頓。

林旺冬：我真的不懂妳到底是在想什麼。

林旺冬拿著布袋戲走向臥室。

陳水：不要忘記你阿爸跟你說的。

林旺冬下。

林如月：他只是在說氣話。

陳水：妳們兩個都一樣。

陳水走向廚房。

空間只剩下林如月收拾。

頓。

林旺冬出。

林如月：她去廚房了。

將布袋戲偶放進鐵桶。

林如月：你這是做什麼？

林旺冬：燒掉。

頓。

林如月：那是阿爸給你的欸。

林如月接過桶子。

林旺冬坐在椅子上。

林旺冬：妳都不會覺得很好笑嗎，所有的一切(頓)，穿日本衫、改日本名。

林旺冬起身走回屋內拿出一盒火柴。

林旺冬：妳有想過嗎，想過為什麼我們是台灣人。

林旺冬發出些許笑聲搖頭。

林如月拿過林旺冬手上的火柴盒。

林如月：你已經做得很好了。

林如月倒水給林旺冬。

頓。

林如月：對了……你下次不要這樣跟阿母說話。

林旺冬：我知道。

空間又安靜下來。

林旺冬從書包拿出一盒水彩。

林旺冬：這個給妳。

如月：這是？

林旺冬：水彩啊。

頓。

林旺冬：我跟阿樹借的。

林如月：免啦。

頓。

林如月：你拿去還人家。

林旺冬：妳不是一直想要畫水彩嗎？

林如月：沒關係。

林旺冬：我都借了……

林如月沒有回應，只是把小林躋造拿給林旺冬看。

林旺冬：(日文)小林躋造？

林如月：嗯。

林旺冬：實在是太超過了。

林如月：阿母說日本人看到我們家有總督畫像，這就會分我們比較多吃的。

林旺冬：連歌仔戲跟布袋戲都不讓我們看，現在又這樣。

林如月：對啊，都只能偷偷的看。

林旺冬：偷偷的看？

林如月：對啊，上次阿霞 /

林旺冬：那這樣，妳就偷偷畫水彩，不要讓阿母看到就好了。

頓。

林旺冬：嗯？

林如月笑笑點頭，接過水彩。

林旺冬：要收好喔。

林如月：嗯！

頓。

林如月：那這個……

兩人看著小林躋造的素描像。

林旺冬：就掛上去吧？

林如月猶豫許久。

林旺冬：這樣阿母應該就不會生氣了吧……

林如月將畫掛上。

兩人看著畫像，不語。

頓。

林旺冬看向鐵桶。

林如月：我會處理。

兩人對視，林如月無奈點頭示意。

林如月：我去看一下阿母。

林如月走向廚房。

空間只剩下林旺冬。

林旺冬坐在椅子上無奈發呆一陣。
燈光轉換，林旺冬下。
浪聲漸進。

第三場：海景場。
投影：相戀。
*台詞皆為台語發音。

三井悠真跟林如月由觀眾席門口進。
兩人牽著手，三井愉快地哼著歌，林如月手裡拿著一瓶彈珠汽水。
兩人走到臺口坐下。

三井悠真：今天的天氣很好對不對。

林如月：對啊。

頓。

三井悠真：今天的船好多喔。

林如月：對啊。

三井悠真：妳看，那朵雲是不是很像一隻狗。

林如月：哪有啊。

三井悠真：那不然那是什麼？

林如月：那是……牛！

三井悠真：哪有啊，明明就是狗。

林如月：狗是那朵，這朵是牛！

三井悠真：好啦好啦，是牛是牛。

三井悠真拿出袋子裡的一幅如月肖像畫。

三井悠真：怎樣，有喜歡嗎。

頓。

林如月：我的眼睛哪是長這樣。

三井悠真：明明就長得一樣。

林如月：而且，為什麼後面都白白。

三井悠真：那是雪啊。

林如月：台灣又不會下雪。

三井悠真：但是日本會啊，而且妳不是說你很想看雪。

林如月：是沒錯啦。

三井悠真：那這樣，我們以後去日本，就住在會下雪的地方。

林如月：好啊。

三井悠真：對了，我有帶長崎蛋糕。

林如月：你吃就好，我剛剛有吃一個油條。

三井悠真：那不然……我們一人一半！

林如月：好啊！

兩人將長崎蛋糕對分。

老林如月出，她坐在餐桌上看著海邊發生的一切。

兩人對視微笑，吃。

三井悠真：好甜喔。

林如月：對啊！

頓。

林如月：對了，下禮拜有畫展，我們找阿火阿霞一起去好不好？

三井悠真：好啊！

林如月：對了，你不是說你要幫我改圖。

三井悠真：好啊，那不然，我先帶妳去一個地方。

林如月：去哪裡？

三井悠真：聽說今天有煙火可以看喔！

林如月：真的喔！

三井悠真：對啊。

林如月：那我們趕快去！

兩人往觀眾席門口下。

林如月：啊，彈珠汽水。

兩人嬉笑下場。

燈光轉換，舞台燈亮。

第四場：1943年，春

投影：婚姻。

*除了敘述台詞皆為台語發音。

飾演陳水的演員以中性的姿態邊進邊說敘述。

敘述：雨夜花，雨夜花，受風雨吹落地，無人看見暝日怨嗟，花蕊凋落欲如何；花落土，花落土，有啥人通看顧，無情風雨誤阮前途，與阮前途失光明。

敘述：一九四三年，日本統治臺灣第四十八年，林旺冬赴日讀書第三年，因為與日籍學生發生衝突，將遭到校方退學，陳水為救林旺冬，將林如月嫁給與日本關係良好的謝家。

飾演陳水的演員哼起雨夜花，漸入角色。
陳水拿起手上的囍紙貼在家中某處。
她正在準備著婚禮的一切。
她稍微坐下倒水休息。

陳水：阿月，快一點，他們差不多要到了。
林如月出。

林如月：幫我拉一下。

陳水幫林如月拉。

陳水幫林如月整理。

林如月：妳嫁給阿爸的時後也有睡不著嗎。

陳水：我也忘記了。

頓。

林如月：妳昨天有睡好嗎。

頓。

陳水：有啦……

頓。

陳水：妳呢，有睡好嗎？

林如月：跟妳一樣。

林如月坐下，倒了杯水喝。

陳水：不要喝太多。

林如月：嗯。

陳水：嫁去人家，要勤儉，遇到事情，要忍耐。

頓。

林如月：妳後悔嫁給阿爸嗎。

陳水：為什麼這樣問？

林如月：後悔嗎？

陳水：不會。

林如月：是喔。

頓。

陳水：嗯。

林如月再喝一口水。

陳水：水不要喝太多。

林如月：我已經不是小孩了。

兩人靜默一陣。

陳水：妳是怎麼了。

頓。

林如月：沒有。

頓。

陳水：只有這個辦法可以救妳阿兄。

頓。

陳水：阮不是都說好了……

林如月沒有回應。

陳水：妳也希望妳阿兄可以在日本畢業吧……

林如月仍然沒有回應。

陳水：嗯？

頓。

林如月：我知道。

陳水：現在只能靠謝家救妳阿兄了……妳都知影吧……

林如月：嗯。

陳水：阿母也不想這樣。

頓。

陳水：我也沒想到讓妳阿兄去日本會惹這種事。

頓。

三井站在門外。

陳水看見林如月的眼神，

也將眼神移到三井身上。

三井微鞠躬，

陳水起身。

陳水：我去看他們來了沒。

陳水經過三井悠真時與他對眼。

陳水下。

頓。

三井悠真：我都聽說了。

頓。

林如月：還有什麼事嗎。

三井悠真拿出在海邊場被林如月退回的畫放在桌上。

三井悠真：改好了。

頓。

林如月看了一眼。

三井悠真：妳沒有話要跟我說嗎。

林如月沒有回應。

三井悠真：我們一起走吧。

林如月仍沒有回應。

三井悠真：嗯？

頓。

林如月：他們差不多要來了。

三井悠真：就這樣？

林如月：嗯。

三井悠真下。

陳水進。

林如月：為什麼是我？

頓。

林如月：你有想過我嗎？

陳水：我們不是都說好了嗎。

頓。

陳水：我不想要妳哥跟阿爸一樣，妳也知道嘛。

林如月：那我呢？妳有想過我嗎。

頓。

林如月：阿兄從日本回來不是很好嗎。

林如月：如果今天換作是我，妳會怎樣。

頓。

林如月：你根本沒有想過我吧？

整個空間安靜下來。

林如月：我呢？妳有考慮我嗎？妳心裡只有阿兄而已。

頓。

陳水：他們差不多要來了。

鞭炮聲漸入。

鞭炮聲漸轉空襲聲，

空襲聲襯底。

燈光呈現昏暗（或是背光）。

可以隱約看見飾演林如月跟陳水的演員中性起立。

第五場：1945年，秋末。

投影：日本戰敗。

*除了敘述台詞皆為台語發音。

由飾演林如月及陳水的演員分擔以下台詞。

敘述：一九四五年。

敘述：一月二日，美軍對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沖繩等地，展開一系列的大轟炸。

敘述：同年八月，日本戰敗。

敘述：三十萬日本人被迫離開臺灣。

敘述：美軍轟炸日本。

敘述：死亡人數約三十四萬人。

敘述：林旺冬也是罹難者之一。

空襲聲漸收，

林如月下，

燈光轉換。

場上只剩下陳水，

她將櫃子上的囍字撕下揉爛。

她獨自一人坐在椅子上，形容枯槁，緊張兮兮。

可以看見一個男子進入家中。

她起身。

三井進。

三井微鞠躬。

三井悠真：阿姨。

頓。

陳水：你來幹嘛。

三井悠真：我是來找阿月了。

頓。

三井悠真：請妳幫我拿給阿月……

陳水：要回去日本了？

三井悠真：嗯。

陳水：我們阿冬也還在日本……

頓。

陳水：船要來了吧。

頓。

陳水：請你離開。

三井悠真下。
場上又只剩下陳水。
阿霞從廚房出碗筷。

阿霞：碗我都洗好了。

頓。
阿霞倒水給陳水。

阿霞：來。

頓。

阿霞：阿姨？

陳水：喔……謝謝……

陳水替阿霞倒水。
兩人靜默。
阿火進。

阿火：阿姨。

阿霞、陳水看向門口。

阿霞：阿火！

陳水：回來了喔。

阿火：是啊……

阿火拿出了一個盒子。

阿火：這個……

阿火遞了一個盒子給陳水，氣氛有點沈重。

頓。

陳水：只剩這個嗎……

阿火：嗯……

陳水把木盒放在神桌，三人靜默看著木盒。

阿霞：好啦，不然先坐啦，慢 /

陳水：阿月差不多要到了，我先來去煮飯，你們慢慢聊。

陳水下。

阿霞：先坐啦。

阿火將手上東西放下。

阿霞：日本還好嗎？

阿火搖搖頭。

阿霞：我也很久沒有看到阿月了。

阿火：我也是。

阿霞：都已經結婚生小孩了。

頓。

阿霞：我以為阿月喜歡的是三井。

阿火：阿月是喜歡三井沒錯啊。

阿霞：那這樣，為什麼她是嫁給跟謝孝安？

頓。

阿火：你不知道？

阿霞：不知道什麼。

頓。

阿火：他阿兄啦……

阿霞：阿冬？

阿火：嗯。

阿霞：他怎麼了。

阿火：我跟阿冬不是一起去日本讀書。

阿霞：對啊。

阿火：阿冬跟日本人打架。

阿霞：這跟阿月嫁去謝家有什麼關係？

阿火：因為那個日本人的爸爸是老師，說要把阿冬退學。

阿霞：這麼嚴重……

阿火：因為謝家跟日本學校關係不錯，所以 /

阿霞：所以阿月就嫁去謝家，然後讓他阿兄可以好好的在日本繼續讀書。

阿火：嗯。

阿霞倒水給阿火。

阿霞：嗯。

阿霞遞水給阿火。

阿火：嗯。

阿火邊喝水打量林家。

看到牆上的照片（照片照的是林如月林旺冬陳水）

阿霞也上前看照片。

阿霞：若是阿冬也在就好了。

阿火：嗯……

頓。

阿霞：所以，那時候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

阿火：那天，天上有很多的飛機飛來飛去……

頓。

阿火：整個地板都是腸子，根本就撿不起來……只有頭髮，只有頭髮帶的回來……

頓。

阿霞：哎唷，好了啦，現在換日本人不好過了……

兩人漸漸坐下。

空間安靜下來。

林如月哼著雨夜花走了進來。

手裡抱著一個孩子。

阿火：阿月！

林如月：阿火？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阿火：我也剛回來而已，事情發生後，船票很難訂。

頓。

阿火：已經拿給你阿母了，在那邊。

林如月走向木盒。

靜默。

阿霞：來啦，先坐啦。

三人坐下。

阿火：只有妳一個人回來喔？

阿霞：對啊，妳怎麼一個人回來。

林如月：茶行最近比較忙。

頓。

林如月：啊我阿母呢？

阿霞：先去煮飯了。

林如月：我去看一下。

林如月走去廚房。

阿火把林如月的東西放好。

阿霞：不是第一個男生嗎，怎麼會沒人跟她一起回來。

頓。

阿火：因為大老婆還在。

頓。

阿霞：細姨，阿月是……細姨？

阿火點頭示意。

林如月出。

林如月：要煮好了，再等一下。

阿火：嗯。

頓。

阿火：真快啊。

林如月：是啊。

阿霞：當別人阿母有差喔，整個人的氣質都不同了。

靜默。

阿霞：不然，你們先說，我去看阿姨有沒有地方要幫忙。

林如月：阿霞……多謝啦。

阿霞點點頭下。

阿火拿出一個男嬰禮盒（玩具）。

阿火：嗯，這是要給孩子的。

林如月：多謝啦。

林如月簡單看過。

阿火再拿出一本空白素描本，裡面夾著一張照片。

阿火：這是要妳的。

林如月接過。

林如月拿起夾在畫本中的照片。

阿火：那是妳阿兄出去玩拍的。

頓。

阿火：他說妳一直很想要去日本看雪。

林如月：嗯。

阿火：但是一直沒有機會帶你們去。

頓。

阿火：住在那邊好嗎。

林如月：不錯啦。

阿火：還有在畫圖嗎。

林如月笑笑搖頭。

林如月：哪有時間。

頓。

空間再次安靜下來。

阿霞：準備吃飯了喔。

阿霞跟陳水將端菜端出，放在餐桌上。

眾人坐下。

阿霞幫大家裝飯。

陳水：妳自己一個人回來？

林如月：對啊。

陳水：謝家的人呢？

林如月：有啦，原本孝安要跟我回來，但是突然有一筆生意。

頓。

林如月：茶行最近比較忙。

阿霞：好啦，先吃飯啦。

阿火：對啦，邊吃邊說。

陳水：我抱啦。

林如月：沒關係。

阿霞：來，阿姨，這給妳。

陳水：你也吃。

頓。

陳水：阿火，多謝你照顧阿冬。

陳水夾了肉到阿火碗裡。

阿火：不會，是阿冬照顧我比較多。

陳水：很辛苦吧？

阿火：是啊。

陳水點點頭。

空間再次呈現安靜。

燈光轉換為現代，

謝國興哼著雨夜花進，他手拿掃把，他看不見場上的其他演員。

演員恢復中性，襯著謝國興歌講敘述台詞。

起身講完台詞後便下台。

敘述：雨夜花，雨夜花。

敘述：受風雨吹落地。

敘述：無人看見暝日怨嗟。

敘述：花蕊凋落欲如何。

敘述：花落土，花落土。

敘述：有啥人通看顧。

敘述：無情風雨誤阮前途。

敘述：與阮前途失光明。

第六場：1999年，冬。

投影：現在。

*未標注台詞皆為國語發音。

場上只剩下謝國興哼著雨夜花。

他掃地。

謝雪拿著拇指琴出，。

謝國興：阿嬤呢？

謝雪：好像睡著了。

謝雪坐在椅子上完拇指琴，

謝雪彈著雨夜花。

兩人對看。

謝國興：妳洗完了嗎？

謝雪：還沒啊。

謝國興：還不趕快去。

謝雪：我休息一下啊……

頓。

謝雪：所以哥哥他們為什麼不用回來。

謝國興：茶行很忙妳又不是不知道。

謝雪：我也很忙啊……

謝國興：忙什麼。

謝雪：讀書啊……(心虛地)

頓。

謝雪：所以誰要來照顧阿嬤？

謝國興：我跟媽媽會輪流過來。

謝雪：那我也要來。

謝國興：妳不是說妳要讀書。

謝雪：(心虛地)我可以在這邊讀啊……

謝國興不語。

謝雪拿起相機對著謝國興。

謝雪：爸爸。

謝國興看向謝雪。

相機聲。

謝國興：妳哪來的相機。

謝雪：我跟阿全借的。

謝國興：又是阿全，跟妳說多少次，妳現在就是好 /

謝雪：好好讀書。

頓。

謝雪：現在幾點啊。

謝國興：快三點。

謝雪：我要出去一下。

謝國興：去哪。

謝雪：我要去找阿全拿底片。

謝雪走向門口。

謝國興：幾點回 /

謝雪：我等下就回來了啦。

謝國興無奈嘆氣。

阿芬端茶出。

阿芬：嗯？妹妹呢？

謝國興：又去找阿全了啦。

阿芬：哪有關係。

謝國興：妳就是這樣……

阿火跟三井翔平進。

阿火：(台語)國興。

謝國興：(台語)阿火伯，這是……？

阿火：(台語)妳阿母呢？

謝國興：(台語)我去叫，你們先坐。

阿芬：(台語)先坐啦，茶剛泡好。

謝國興走向臥房，
阿芬幫忙倒茶。

阿火：(台語)(對三井翔平)這是阿芬，那是國興。(對阿芬)怎麼沒有看到阿雪？

阿芬：(台語)跑出去玩了。

謝國興跟老林如月出。

阿火：(台語)阿月，妳看這個是誰。

頓。

阿火：(台語)這是三井(日文)的兒子，叫翔平。

林如月：(台語)要來怎麼不說一聲？

阿火：(台語)這電話怎麼說得清楚。

林如月點點頭。

阿芬：(台語)你們慢慢說，我來切水果。

阿芬下。

阿火：(台語)對了，我有買餅要給你們，放在車上忘記拿了。

阿火起身。

老林如月：(台語)叫國興幫你拿就好了。

謝國興：(台語)對啊，你鑰匙給我，我幫你拿。

阿火：(台語)我看，我跟國興一起去，你慢慢說。

林如月：(台語)好啦。

謝國興阿火下。

林如月：(台語)幾歲了。

三井翔平：(台語)四十四。

林如月：(台語)跟國興一樣……有小孩嗎。

三井翔平：(台語)有，兩個。

林如月：(台語)怎麼沒有帶回來。

三井翔平：(台語)學校正要考試，在讀書。

林如月：(台語)下次一起來玩啊。

三井翔平：(台語)好啊。

林如月微笑點點頭。

三井翔平：(台語)我前幾天有來，但是都沒有人在，所以就四處問，才找到阿火伯。

林如月：(台語)這樣啊……

頓。

林如月：(台語)你台語說的不錯。

三井翔平：(台語)是嗎。

林如月：(台語)對啊。

頓。

林如月：(台語)還記得那時候一下課，阮就一起去海邊畫圖、喝彈珠汽水（日文）。

頓。

林如月：(台語)但是現在跟以前都不一樣了，都變了。

頓。

林如月：(台語)你卡桑知道你來台灣嗎。

三井翔平：(台語)嗯。

林如月：(台語)過得好嗎。

三井翔平：(台語)都不錯啦……

林如月：(台語)家裡只有你一個嗎？

三井翔平：(台語)上面還有一個姊姊，叫月子（日文）。

林如月：(台語)月子（日文），她也是二月出生嗎。

三井翔平：(台語)是啊。

頓。

林如月：(台語)你豆噪還是一直在畫畫吧。

三井翔平：(台語)是啊，特別是冬天的時候。

頓。

林如月：(台語)下雪嗎。

三井翔平：(台語)對啊，每次下雪，豆桑都會出去畫圖。

林如月：(台語)跟以前一樣，不管怎樣要出去畫畫。

三井翔平：(台語)是啊，就連住院都可以看雪看一整天。

頓。

三井翔平：(台語)對了，他還很喜歡去海邊畫畫。

頓。

三井翔平：(台語)問他為什麼這麼喜歡去海邊畫圖，他就說，因為海邊有一個味道。

林如月：(台語)什麼味。

三井翔平：(台語)我也不知道，他只是笑笑的。

頓。

林如月：(台語)他呢，最近好嗎。

三井翔平搖搖頭。

三井翔平：(台語)上個月……

風鈴聲。

三井翔平：(台語)他叫我一定要來台灣找你。

頓。

林如月：(台語)他還有說什麼嗎。

三井翔平：(台語)麵線！他說他很想吃麵線。

林如月微笑。

三井翔平：(台語)還有這個，這是豆桑特別交代我要拿給妳的。

三井翔平拿出一本畫冊裡面夾著 1945 年被陳水拒收的那封信。

林如月打開看了一會。

三井翔平：(台語)對了，這是長崎蛋糕（日文），可以配茶吃。

頓。

林如月：(台語)你豆桑跟你說的吧。

三井翔平：(台語)他說妳最愛吃了。

頓。

林如月：(台語)是怎麼走的。

三井翔平：(台語)大腸癌。

林如月：(台語)還有好多話沒有跟他說。

林如月翻到一頁，停了下來。

三井翔平：(台語)妳知道我第一個學的台語是什麼嗎，是「鳥仔」。

林如月：(台語)鳥仔？

三井翔平：(台語)對啊，有一次我跟他跟豆桑走在一條路上，他教我的。

林如月點點頭。

林如月：這是東京（日文）嗎。

三井翔平：(台語)對啊。我還記得小時候每年春天，豆桑都會帶我去這裡掃墓，問他，他說那是一個台灣來的好朋友。

林如月：(台語)國興每年春天也會去東京（日文）看我阿兄。

三井翔平：(台語)這麼剛好。

林如月：(台語)是啊。

三井翔平：(台語)不對，是這麼不剛好，都是春天去的，怎麼都沒有遇到過。

林如月：(台語)可能有遇到啦，只是不認識。

頓。

林如月：(台語)什麼時候要回去。

三井翔平：(台語)過幾天。

林如月：(台語)找時間，我再去日本看看你卡桑（日文）跟……豆桑（日文）。

三井翔平：嗯。

阿芬端水果出。

阿芬：(台語)來，很甜喔。

三井翔平：(台語)謝謝。

阿芬：(台語)國興跟阿火伯呢。

林如月：(台語)火說要拿餅來，國興跟他去了。先吃水果啦。

三井翔平：嗯！

頓。

門外傳來。

謝國興：看路啦。

謝雪：好啦。

謝雪手上拿著相機進。

阿芬：妹妹。

謝雪仍看著相機。

謝雪：幹嘛。

阿雄微笑。

阿芬：過來坐好。

謝雪：喔……

謝雪坐下。

謝雪：(小聲地)他是誰。

阿芬：阿嬤日本的朋友。

謝雪：喔。

阿火：(台語)越大跟妳越像耶。

謝雪：對啊，你們看，我跟阿嬤以前真的長得很像。

三井翔平：真的很像！

阿火：對啊。

謝雪：那這樣你們看我跟阿嬤誰比較漂亮。

謝國興：當然是阿嬤啊。

謝雪：我又沒有問你，阿公你說。

阿火：(台語)哎呦，我不知道啦，你問叔叔。

三井翔平：(台語)這……

阿火：這題太難了啦。

三井翔平：我豆桑（日文）有說啦，說你阿嬤以前真的很漂亮。

謝雪：那我像阿嬤，所以我也很漂亮。

謝國興：但是阿嬤頭腦很巧，妳沒有像到。

眾人笑。

頓。

林如月：(台語)阿雪，你那個相機是跟誰借的。

謝雪：我跟阿全借的。

林如月：那這樣，阮一起來合一下照。

謝雪：好啊。

謝雪找角度。

謝國興：那是別人的不要摔到。

謝雪：好啦，爸爸你坐過去啦，媽媽妳也是。

謝國興：好啦，快一點。

謝雪：好，來，要笑喔，一、二、三。

阿芬：再來一張。

阿火：來來來，相機我最了解了，我來拍，妳去坐好。

謝雪坐下。

阿火：來了喔，一二 /

謝雪：等一下啦，阿公，你的手擋到了啦。

阿火：好好好，我知道了，來，再來一次。 一二三……

眾人動作暫停。

燈光轉換

林如月起身。

林如月：(台語)那是一個比海還要深的地方……我常常夢到一個夢，夢到我走在一個隧道裡，隧道口站了一個男人，但是我不知道他是誰，我就跟在他的後面，一直走，一直走……但是走出隧道時，那個男生……就不見了……然後，天空就開始下白白的東西，好像是……下雪……但是我根本沒看過雪，(頓)後來我就醒了，我一直在想，那個男生到底是誰，為什麼我會一直一直夢到一樣的夢……

大浪聲。
燈漸暗。
劇終。